



列傳卷第二百

宋史四百四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文苑二

陳充

吳淑

舒雅

黃夷簡

盧楨

許洞附 謝炎

陳鉉

句中正

曾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娛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揚屋間雍熙

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爲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  
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名  
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  
工部刑部員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真宗憐其貧病令  
致仕給半俸未幾病間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  
部員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  
中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  
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唐牛僧  
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  
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

誠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  
詞職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  
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  
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  
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  
歸朝又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  
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  
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  
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直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

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  
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  
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  
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  
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  
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  
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  
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  
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  
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

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  
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淑  
性純靜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累  
閉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  
如所生及長婉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  
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  
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秘閣閑談五卷子安節讓  
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秘閣校  
理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監丞丞後充祕

閣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  
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潛山靈仙  
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卽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  
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  
自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樞爲王審知從事甚被  
親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祿卿夷  
簡少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爲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  
興國初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秘書少監元帥府掌書  
記賜以襲衣噐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

淮海國王府判官雍熙四年淑改封許王出鎮南陽  
加夷簡倉部員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爲考  
功員外郎累遷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  
道二年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  
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吏部  
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祿少卿初宰相張齊賢  
欲引夷簡與曾致堯並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  
卽封除目命夷簡草之物議以爲不可故但進秩而  
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  
真宗以其具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

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秘書少監三年丁內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絕其奉給特授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爲慙旣而夷簡又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于怨詛

復言所未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詩歌流布於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爲人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爲士子所宗覽稹文甚竒之爲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東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

慕韓柳爲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選懦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從伊闕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踈雋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卽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貫酒一日大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酷數倍乃盡捐

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畧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又仕南唐李昇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錯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所作悅與齊丘誣鉉錯洩機事鉉坐貶秦州司戶掾錯

貶爲烏江尉俄復舊官時景命內臣車延規傳宏營屯田於楚州處事苛細人不堪命致盜賊羣起命鉉乘傳巡撫鉉至楚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卽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鉉饒州俄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旣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李昉獨直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加給事中八年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下吏道安坐不實抵

罪鉉亦貶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䟽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胡仲容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鉉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月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旣畫萬象旣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旣變巧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䟽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竒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

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  
草木魚鳥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  
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  
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  
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  
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  
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  
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典粲然復興以爲文字者六  
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  
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

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  
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  
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  
其間說文具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  
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  
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  
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  
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粵不可周知陽冰  
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葉猶有未盡則臣  
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

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恂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恂音切爲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模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閏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傳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春之書皆爲隸字隸字

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與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堙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校閱而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

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特善小學因命取  
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錯又釋  
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  
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  
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爲別識其  
餘敷演有通釋五音凡十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爲之  
篆鏤板以行于世錯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  
暇及錯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爲祕書省正字累  
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  
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

文集二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稽神錄多出於  
客蒯亮錯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  
苑歲時廣記云

向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母昭  
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  
爲昭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爲潞  
州錄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  
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  
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爲高  
麗加恩使還遷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

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  
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  
十字可并錄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  
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  
上進面賜緋魚俄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  
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  
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太宗神主及謚寶篆文皆  
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  
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  
中正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歡良久賜金紫

命藏於秘閣時軋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  
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  
據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  
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蜀人又有孫  
逢吉林罕逢常爲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刻石經  
罕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  
刻石蜀中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  
褐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  
改秘書丞出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

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  
及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  
薄不可行詔戒致堯毋擾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  
致堯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  
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  
詞職命翰林試制誥既而以輿議未允而罷李繼遷  
擾西鄙靈武危急命張齊賢為涇原邠寧遠慶等州  
經略使選致堯為判官仍遷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  
抗疏自陳願不受章紱之賜詞旨狂躁詔御史府鞫  
其罪出為黃州副使奪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

外郎歷知泰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  
中坐知揚州日冒請一月奉降掌昇州權酷轉戶部  
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仙鳧  
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三十卷西  
睡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一十五篇子易從易占皆登  
進士第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為昭武軍節度  
衍用蔭為秘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  
甚被親昵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金陵平  
從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

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  
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  
會詔羣臣言事行上諫刑書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  
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  
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于  
四裔今遠方囚人盡歸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  
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  
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投又禮曰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  
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  
黥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敕杖不以大小皆引  
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  
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則  
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衣食偶  
然爲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其  
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  
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  
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  
兩浙丁身錢禁汙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  
博士會考校百官殿最衍被召以無過得知光州就

改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即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至人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王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燾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懔舒而被物所以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桀紂懷凶德以害世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毀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新所宜上

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毀而來譽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諛妄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秘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為比部員外郎改直秘閣充崇文院校討時杜鎬陳彭年並預檢討衍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

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為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恬於祿位善談笑喜甚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湜渭皆登進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員外渭太常博士湛子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第解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

宣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獎之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俄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彊明蒞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狡胥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歷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書匪便聽

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  
東南注鉅野又淮西城中積水壞廬舍以鉉知州事  
徙州于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便宜從事工畢  
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雋爽頗尚氣  
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摭鉉罪狀數條  
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吉  
州之萬安抵虔江有顛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鉉過  
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  
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鉉  
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  
書亦薛映所掎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檐以自  
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爲百卷目曰文粹  
卒後子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永城主  
簿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  
爲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  
軍祖稠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  
命功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  
侍母居洛陽聚學以自給携文遊京師爲王祐所延  
譽館於石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

宋史列傳卷二百  
十七  
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岳州錄事參軍轉運使李  
惟清薦其能再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  
歷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  
博士時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  
王霸之略太宗嘉賞因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  
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  
監在京權易務蘇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  
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建中父  
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再  
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潁蔡四州景

德中以久次進全部員外郎建中性簡靜神風雅秀  
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  
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  
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  
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大  
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致  
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  
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  
以爲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  
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

周道周士並進士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  
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  
舍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  
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喻  
令歸宋至寃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為詩未冠錄所  
著十卷為韶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范  
復試擢實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  
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  
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沈伏閣請立許王元僖

為儲貳詞意狂率太宗怒時沈坐呂蒙正親黨已出  
為宜州團練副使上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  
豈不知但近世澆薄若立太子即東宮僚屬皆須稱  
臣官職聯吹與上臺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  
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  
沈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  
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二州咸平二年召  
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閣門祗候韓紹  
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遠判三司都磨  
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

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閣門祗候程順奇同  
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葺終以  
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  
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詩不移  
晷以獻深被褒賞五年春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  
尉任懿納賄登第事下御史臺鞫得懿款云咸平二  
年補太學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泰  
爲道地署紙許銀七錠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爲五錠  
惠泰素識王欽若已在貢院乃因館客竄文德僕夫  
徐興納署紙于欽若妻李李密召家僕祁睿書懿名

於左臂并口傳許賂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過 塲睿復  
持湯飲至省欽若遣睿語李令取其銀懿未卽與旣而懿  
預奏名授官未行丁內難還鄉里仁雅馳書索銀形於詛  
罵德方者賣卜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言具其事奏  
白請逮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爲亳州判官睿其廳幹及代  
歸以睿從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  
還鄉行服託爲睿去籍名至是欽若訴云睿休役之後始  
傭于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  
學士邢昺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邊肅知許  
州毋濱古就太常寺別鞠懿易款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

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迺以爲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甯文德徐興悉遁去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寡至不識惠泰故無與左證又固執知舉時未有祁睿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儋州懿杖春配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已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春配隸郢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贓家實無物湛素

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爲護喪還揚州因詔命官配流領外而沒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

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  
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  
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經淺不  
能該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  
凡數百人咸矐眙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  
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典瞻  
太宗甚嘉之擢實甲科釋褐大理寺評事通判邠州  
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  
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  
方略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

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  
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文曰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  
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  
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  
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淄齊者  
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岸  
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  
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駢飲  
泉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驚獐丹髦曉霞的  
頽秋星弗方著幹宜乘旋膺嶢臚角起方背珠明爾

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脉張獸惡恐  
噬虬獍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圍人負紉武士索  
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二而制百終伏撾而受縛  
牧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躐纍纍通乎鬼區名駒大駱  
銜尾入塞勞其酋長飾以駟儉蜀錦吳繒積如丘陵  
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  
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踈而齧或齶而叱  
原蠶申禁駟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於內  
殿養之於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邊塵入我河  
濬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閩外之武

臣調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  
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作呵嘍嘑之無勇反遷延  
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  
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  
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  
而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又以西  
兵未弭入判太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鄧州  
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中使福建  
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為編修  
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輶錄以獻改太常博士

左司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尤長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譙毫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翰戕奏墳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錄其子綸爲太常寺奉禮卽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

學始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主簿換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祕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

初復爲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  
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  
朝國史與路振並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  
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絕  
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爲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  
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  
立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  
就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  
琴獨酌翛然自適常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常  
三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相

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  
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  
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弦  
平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  
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  
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  
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  
而歲成焉旣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下節氣之自  
然者也氣旣節矣聲同則應旣不可使之應亦不可  
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旣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

夾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  
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  
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  
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  
不聞以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  
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  
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  
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三三必於六焉氣氣  
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 琴馬始以一弦泛  
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 則泯然無聲豈入

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爲一自中而左泛有  
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  
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  
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  
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  
也偶六而根於一 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  
律爲黃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  
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  
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  
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

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  
微十二者蓋盡昭昭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  
有二十三微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  
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  
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  
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爲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  
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  
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燕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  
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世  
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蒸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

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爲天  
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爲右正言復亦責爲工  
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  
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  
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爲王友改戶部員  
外郎賜服金紫又賚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  
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  
賓友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  
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郎  
進封改禮部郎中充詒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

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往寡合喜讀  
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  
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一入仁宗  
卽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  
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  
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贄薦之策入第四等解  
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幾召  
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冊府元  
龜與陳從易劉欽均尤爲勤職真宗以其奉薄並命月

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自是兩  
府歲奏多命草之勲貴家以繁誌爲請者甚衆遷太  
常丞群牧判官祀汾陰擢爲左正言越耿槩任氣喜  
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  
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遭疾大中  
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傷之越兄咸嘗  
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列奏爲言真宗憫之  
及冊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出身故事中書章  
表皆舍人爲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  
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陳越

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列傳卷第二百  
宋史四百四十一古文其  
關儔司在國錄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  
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撰表奏命草之禮貴家必為誌為請首其來劉太  
常亦撰表以自訟命草之禮貴家必為誌為請首其來劉太  
列傳卷第二百

列傳卷第二百一正六八文 宋史四百四十一古文其

關儔司在國錄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撰表奏命草之禮貴家必為誌為請首其來劉太

常亦撰表以自訟命草之禮貴家必為誌為請首其來劉太

列傳卷第二百

宋史四百四十一古文其

關儔司在國錄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撰表奏命草之禮貴家必為誌為請首其來劉太

常亦撰表以自訟命草之禮貴家必為誌為請首其來劉太

列傳卷第二百

文苑四

穆脩 石延年 劉潛附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

舉齊魯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

參軍負才與眾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

州中道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寃不報居貶所歲餘  
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出遊丐以給養久之補潁  
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脩性剛介好論斥時  
病詆訕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  
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脩作記記成不書士  
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爲壽且求載名于記脩投金  
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  
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宰相欲識脩且將用爲學  
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  
用浮屠爲佛事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其  
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脩於  
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脩多窮死  
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慶曆中祖無  
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爲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  
舉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爲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  
大畧爲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真  
宗錄二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耻不就張知白  
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  
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

通判乾寧軍徙永靜軍爲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爲秘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少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笑曰得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旣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唵廝囉及回鶻

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以進士起家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

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槩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卽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爲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恃功爲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

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妻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粹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

而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  
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此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者有才名嘗  
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  
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  
脩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  
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  
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  
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  
至復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

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  
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  
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  
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  
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  
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靈及今  
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  
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  
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

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  
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  
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  
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脩復都下之人聞者駭  
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  
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  
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  
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莫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  
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  
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福

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脩德以  
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  
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  
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脩已之日豈可忽哉澣宣  
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  
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  
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  
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  
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  
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

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  
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  
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  
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  
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  
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  
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  
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  
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  
莫得而進也臣觀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

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卽位  
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  
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  
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  
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  
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卽獲美官多士盈庭噤  
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  
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  
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  
委注之意而皆羅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

昨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一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懼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

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烈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

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寇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洎濡惠澤以長此軀日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旣而孟春之初雷震

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大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己脩己者先

正心正心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  
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  
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  
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盱昊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  
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  
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  
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  
鮮蓋藏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  
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  
臣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

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  
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必  
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  
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  
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  
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  
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  
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  
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宴集必置席間聽其  
語言以資笑噓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

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  
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咲  
中國宜卽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  
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弟頗以文詞進而溫和  
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  
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  
之甚可咲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  
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旣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  
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  
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

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  
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  
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  
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閒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  
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  
是舜欽與選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  
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  
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旣放廢寓于吳中其  
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

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  
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  
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  
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  
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  
不測之禍猝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  
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  
徃徃鈎贖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  
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  
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

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  
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  
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徃使人  
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  
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  
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  
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  
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難與兄  
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  
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

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  
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  
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尊鱸稻蟹足以適  
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  
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  
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  
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  
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  
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然矣何必高位厚祿後人以  
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寓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

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  
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  
曰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  
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  
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時欲以義相琢刻雖古  
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  
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  
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善草書毋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

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  
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  
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  
議論明辨果於自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  
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爲奉禮郎  
累遷太常博士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  
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  
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  
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

遂獲免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  
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  
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  
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  
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  
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  
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  
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  
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  
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

宗將討劉積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

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辨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

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與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

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敘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爲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爲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

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彊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

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

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

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

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也

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

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為聲勢重邊將之任使

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

亡後害也錄文多不錄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

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

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

宋史列傳卷二百一  
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  
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  
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  
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  
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  
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  
以奉士人爭傳之亢爲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  
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爲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  
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  
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  
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  
嘗詔館閣官後院賞花而鑑特預名國史成擢直集  
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  
陽修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  
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  
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毫

州衛真令黎德潤爲吏誣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  
寃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  
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  
曰不敢亡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  
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  
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  
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  
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爲  
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  
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嘗

所爲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譏之辭遂報改臨  
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  
恚死守憾之捃搆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  
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寃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  
父子蘇舜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  
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鳧繹兩  
山之間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聰英二十卷子  
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合人院爲奉議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  
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

辭去固廣順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  
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  
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為乾州司  
戶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滌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  
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歧雍京洛間縱酒踞弛  
逢人無貴賤輒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  
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  
而浴其傍凌澌消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  
復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  
張紉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  
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太宗即位聞其名召赴闕授  
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太學令刊定  
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上憐其才每優  
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時擅嚮官物取其直詔減死  
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  
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其面俯窺  
焉而卒槨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  
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為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  
並行於世

其闢其陣空空然若擊鼓為河安古今尚書并對文  
無而卒稟其法既與參累月始人相其可執其法之  
列傳卷第三百一  
夫林飛登州制太平興國二年日行至齊州趙邑  
容之益與面擊言請講和國醫官必順其直請然不  
和升字書忠感封無劍局效孫娘其士對其不長  
國子監主簿顯其不賜帶冠正萬餘於太學令其  
然而其與清燕以為實大宗其間其名各各按閣

列傳卷第三百一

宋史四百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蘓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庠 楊真附

唐庚

兄伯虎 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

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  
詢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  
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爲詩友自以爲  
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如名於時宋興以  
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  
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  
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  
世以爲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  
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  
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

外卽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  
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  
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  
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  
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  
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  
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隣幾開封陳留人少疆學博覽爲文淳雅  
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  
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

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脩起君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飾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翼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二十卷

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轍皆至京既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三十一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蘓氏為文王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止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

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才  
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  
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材豐犒而優游之所  
以養其力小勝益勵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  
以養其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  
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  
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  
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  
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  
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

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  
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  
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  
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  
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  
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  
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  
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  
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  
斂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

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  
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  
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  
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晰蜴變色而却步人  
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  
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  
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  
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  
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  
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

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  
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  
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  
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  
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  
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  
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  
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  
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  
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

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  
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  
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  
任酈生陸賡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  
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  
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  
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  
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  
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  
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

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  
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  
設陷穿設陷穿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  
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  
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  
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  
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  
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  
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  
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太山之勢而聖人

常以累郊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心腹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和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

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脩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趨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覲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

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沂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  
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為  
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  
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退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  
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  
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  
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  
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  
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

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  
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  
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  
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  
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  
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  
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名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  
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  
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

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力訴于朝時襄

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旣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甚器之與黃庠楊寘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氏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盜母之喪而同喪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

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  
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其父則母之不於不益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  
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  
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卽邸舍撫問賜以藥  
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  
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  
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旣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  
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

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  
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  
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  
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爲宗  
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平常商英罷相  
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  
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  
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  
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

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兄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趨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三月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

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叩語連伯虎臨叩弁絺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惟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興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突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

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  
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為鞞好事者傳之以為  
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  
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  
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  
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  
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  
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  
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  
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  
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以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  
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  
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  
僖祖配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  
皆祖宗首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  
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  
于祖宗廟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  
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  
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

凡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制樂成詔褒之元豐永晉  
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  
顏子並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  
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  
軻並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  
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議哲宗即位議  
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  
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  
黃鐘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三律詳  
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具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

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  
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為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  
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  
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  
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為近俠博  
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  
拾人所棄遺少加彙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  
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  
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中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

右選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  
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  
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  
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髮卽起自袒其膚杖之  
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卽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  
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  
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  
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爲口  
實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去公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  
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官

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  
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讐無一字誤以是杜門將遂  
其老家貧登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  
以丐人鑄所爲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  
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似謝玄  
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哀歌詞名  
東山樂府俱爲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  
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所  
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  
氏慶湖亦轉爲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

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楊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號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爲文務竒恠語好進取多爲人排斥屢躋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闕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

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

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

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

年五十六嘗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爲邵武人

祖煖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

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

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

者嘗夢孔雀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爲假

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屢將以恩例奏

增秩伯思固辭屢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除除河南府戶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辨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未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僞厯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位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弃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

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幾遷秘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贗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爲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

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  
機宜文字詔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袁伯思平口議  
論題跋為東觀餘論三卷

宋史四百四十四兼國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書若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  
秦觀  
張來  
陳師道  
李薦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弁  
西京學官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

列傳卷第二百二

宋史四百四十四兼國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書若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

秦觀

張來

陳師道

李薦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弁

西京學官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

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  
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西京學官第  
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畱守文彥博才之畱再任  
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  
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  
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  
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  
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  
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  
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

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  
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幾邑以待問摘千餘  
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旣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  
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籠瓜治河有同兒戲至是  
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  
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  
言者猶以處善地爲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  
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旨  
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僉書寧國軍  
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

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  
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  
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  
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  
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  
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  
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  
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  
堅自代其詞有壞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  
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瀟皖山谷寺后牛洞

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如歐陽平正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  
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  
卽善屬文王安國嘗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粹  
錢唐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  
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  
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  
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  
可革浮薄調澧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  
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秘書省正字

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佐郎  
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  
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徹警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  
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  
著作召旣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脩  
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  
府脩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  
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  
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

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綉其  
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  
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  
仁厚永畧吏爲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  
以爲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自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叅軍  
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  
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其叅軍禮入謁  
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  
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

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  
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音木少外舉進士又舉太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  
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  
書與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  
方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  
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  
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  
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土日有硯墨  
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

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  
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  
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  
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  
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  
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  
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  
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蘇書卷五字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  
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

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  
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  
丞入爲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  
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  
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  
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宜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  
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  
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  
宮初未在潁聞蘇軾計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  
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未儀觀

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  
堅晁補之輩相繼歿未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  
酒穀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管著論云自六經  
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  
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  
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  
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  
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颺怒  
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  
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

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以聖德王嘗論云自六

登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文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遠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左官嘗越竟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温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于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

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  
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特刺字俛  
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  
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  
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  
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荅曰辱書諭以  
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候嘗欺  
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  
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候之後順下風以  
成功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  
公所以成禮而其敬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  
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  
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  
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  
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亦於此幸公之他日成  
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  
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穎時  
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叅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  
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

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豫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  
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薦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薦六歲而孤能自奮立  
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  
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  
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以薦再拜受教而家  
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  
親未葬何以學爲且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歲其事  
人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  
世之喪二十餘柩歸定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

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  
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  
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  
禹謀曰薦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稟奇寶於  
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  
繼去國不果軾亡薦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  
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卽走許汝間相卜地  
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  
名山大川環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  
年絕進取意謂願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

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薦喜論古今治亂  
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問如不經意睥睨  
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士忠諫書忠厚論并獻  
兵鑿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思章將致法薦深  
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當時韙其言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穎上令以剛直  
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  
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  
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  
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卽成

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  
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  
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  
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  
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  
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方  
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  
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  
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  
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

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誣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卽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卽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脩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

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  
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  
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  
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  
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  
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醫著五代十  
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  
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  
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  
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  
行及穎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  
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  
自隨哉如攻人之惡毋自頌平生有干矢十八蔽作  
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  
勞官其子義仲爲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起軼材作  
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爲文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爲江都儀真主  
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  
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  
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爲政無咎

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十鄰以考經質疑者然  
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  
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  
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進士爲以備其主  
蔡肇字天啟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  
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  
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  
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  
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  
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

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就  
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  
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  
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  
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  
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  
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  
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  
博士以文章授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

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  
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  
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叱  
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吒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  
姦杖而出諸境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  
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  
工於詞章陵轍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  
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  
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  
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  
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  
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  
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  
剽掠補折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  
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  
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  
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  
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  
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

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  
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  
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  
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  
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  
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  
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  
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  
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

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  
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  
以示安石安石耻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  
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  
通判汀州知瑞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倉  
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  
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  
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爲文  
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

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辯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與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立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且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爲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召詵按於

都堂詵曰此與今太族太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  
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  
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  
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績因革禮卒詵居母喪盡禮  
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宋史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  
牛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  
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  
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  
朝廷議有事燕雩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皆心知  
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

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  
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  
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  
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關朝廷憶  
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  
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  
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  
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辯測款識聞一竅品雖捐千金  
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

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瑠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旣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唐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問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

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省五字六字四卒皆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園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

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  
圃爲耻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敎  
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  
宗知其清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辯說文著  
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  
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拜諡書謚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  
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  
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  
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  
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  
官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剷剔瑕類卓詭不凡  
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爲廬陵自歐陽文  
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  
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  
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  
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  
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微猷閣直學士知湖  
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爲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  
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  
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  
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

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  
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  
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  
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陞  
辭帝勞問甚渥遂請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  
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  
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  
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遠紆餘高舉橫厲上下  
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  
上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  
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士  
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  
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  
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  
著作佐卽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  
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  
宗卽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  
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  
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

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  
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  
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  
又言崇觀以來貲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  
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銀青光祿  
大夫者近稍鑄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  
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  
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

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  
以示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旣開修  
撰纂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匭懇  
其敷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  
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  
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  
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

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  
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陞顯謨閣學士  
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  
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  
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  
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益七  
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  
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善讀春秋左氏  
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  
六人恬恪愴怛慄愴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  
行談論亶亶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陽尉徽  
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  
召對言自古帝王為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  
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  
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  
或誘之以貨利或啗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  
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  
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  
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

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尊  
大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  
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  
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  
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  
除起居即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  
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  
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  
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  
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

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  
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  
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  
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  
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為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  
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  
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  
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  
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  
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

帥潁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  
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  
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  
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  
報時旁郡糾民輸鎗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潁昌賴  
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黥吏告訐籍歛城舞陽隱  
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  
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  
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  
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

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刑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止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餽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割掊歛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薄最夫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阜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預入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三分布地

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  
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  
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  
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  
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  
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  
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  
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拓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  
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  
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

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  
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  
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  
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  
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  
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閏甫  
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  
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譏述

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  
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  
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  
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  
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  
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  
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  
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為少  
監奏修日曆祕書長貳得預修管蔡自俱始時庶事草創  
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

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  
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  
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  
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  
間勇如相如不敢全壁以抗秦通材如劉晏不敢言  
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  
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  
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  
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  
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

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

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三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

畏避其爲文典雅闕奧爲世所稱必又冀言之不心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  
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  
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  
年召對嶠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  
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  
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  
似未可遽臣竊謂爲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  
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  
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

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  
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賦  
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  
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  
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嶠因  
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  
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  
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  
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  
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吳會

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一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勅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兼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

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浸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主德收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方俟高論嶠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

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脩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各草創以進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為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

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為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卽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

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卽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深達治體

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右廸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旣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

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叅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池提舉幾曆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

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况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宮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修嘗良集爲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爲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

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  
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孽其短罷歸建炎中  
范宗尹爲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復  
知湖州時羣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  
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賑之民賴以  
濟紹聖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  
立方官至侍從孫邲爲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  
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翹秀旣長好學善屬文郡博  
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

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  
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  
僚閱視有亡時方不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  
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  
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  
曾覲覲待白于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  
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  
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  
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  
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

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未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旣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卽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敎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

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人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莞摧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害矣又賸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指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君卽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

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  
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  
卽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下  
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  
龍山稅寧國府城下酒麩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  
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  
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  
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  
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

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  
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  
授直秘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  
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沒入其資下詔獄  
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  
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流卽之雖閒居移書  
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  
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  
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卽之  
倡義云卽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實其翰墨惟忠

字肖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其傳墨刻出  
楚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秘書少  
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  
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爲太和主簿受知  
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叅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  
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人  
瞻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句祠從清  
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  
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  
卽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

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  
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旣老猶患末路之難  
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  
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  
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  
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  
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  
恩澤景定三年祕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列傳卷第二百四

侯爵卷之二百四

... 又歸... 又歸... 又歸...

... 人... 人... 人...

... 樂... 樂... 樂...

... 十... 十... 十...



